NATIONAL CENTR
RO

刻世說新語序

吳郡袁褧撰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譚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采掇綜

登記號 010318
3035860 v.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敘朙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
録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
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
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
躬畊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
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曰歎

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
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
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
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
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
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

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
或事璅而意與風旨各殊人
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
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〻
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
不云乎濟〻多士文王以寧

余以琅琊王之渡江諸賢弘
賛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
晤言率遇藻裁遂為終身品
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
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
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

拯取讖世敘撫卷惜之此推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

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流暎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溉述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俯

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脾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

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句棘語近方言句深則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爭闕疑以導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綜

世說新語篇目

金字集卷之一
德行第一
言語第二上
石字集卷之一
言語第二下
政事第三
絲字集卷之三
文學第四

方正第五上
竹字集卷之四
方正第五下
雅量第六
識鑒第七
賞譽第八上
匏字集卷之五
賞譽第八下
品藻第九
規箴第十
土字集卷之六
捷悟第十一
夙悟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羨第十六
傷逝第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棲逸第十八
賢媛第十九
術解第二十

革字集卷之七

巧藝第二十一
寵禮第二十二
任誕第二十三
簡傲第二十四
排調第二十五

木字集卷之八

輕詆第二十六
假譎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儉嗇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讒險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紕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按宋劉義慶采擷晉漢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又有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凡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畧

世說新語卷之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後學　凌瀛初　校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

紕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隟第三十六

按宋刘義慶采擷晉漢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又有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凡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畧

世說新語卷之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後學 凌瀛初 校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 為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豫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跽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人時論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微父為牛醫潁荀季和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叔度直是難窺究竟雅量第一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宗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恭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

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稺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厀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

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官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獵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爲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敘曰。歆爲下邽令。

孝天成，識自書。人子勉之。

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誡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

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諲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爲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爲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爲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果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

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徽。位至太宰。伯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一晩郎乃糟牙
簽鄰字核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名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

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就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供鑒元皇徵爲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略累遷少府中護軍。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上谷太守父俊車騎諮議歷剡令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使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乃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爲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遂大尚書出

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世難萬不兩
全勢不周旋
則可何爲苦
棄之樹必欲
役之本欲須
鄧公高誼乃
今成一大恐
人中興書於
是爲不情矣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illegible]喪父母。及祖[illegible]喪九年。性清慎平簡。[illegible]兒曰。永嘉中。攸爲石[illegible]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飲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興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

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聞。

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亂也道微尚扇聚徒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恙清虛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岇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覿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

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

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

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

武五百四二

此不當入風忠耶然在兄弟感激誠德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閤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

命 四晉九年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眞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眞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

此得入德行者見子敬生平無隱慝耳郗婚以奉詔尚下子敬書有遺故婦所甚楚宋弘律之不得爲無過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閒。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大孝武說之。俄爲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爲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

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鬬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鬬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捏遁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玄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而去。儀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景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左僕射，贈[illegible]。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娶東莞童繪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踴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隱之孝廉乃爲桓玄吏人無虎行云云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禄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言語第二上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污己，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閬辟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議謬矣。

徐孺子徐稺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此論甚正可據

卯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頴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塗改辭或託狂悸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巳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巳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吉甫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不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

（衣，著此新衣。文士傳：衡擊鼓為漁陽摻撾，躡地來前，躡駿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直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

許由巢父

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

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二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位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將濟者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及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末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六朝貴族每病輒云散動以為佳往往死而不悟蓋金石之毒也平叔實為作俑

世人但知蔡中郎石經不知有嵇中散此註具之大叔事

嵇中散語趙景真 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不竟而亡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 **寸管能測往復之氣**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

必問寄布羅假以大為案旅律其上以蔑其下抑其內窮氣所動者其反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征毋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諡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命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孤為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大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宋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眉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世，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顗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
RO

NATIONAL CENTR
RO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卷之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後學　淩瀛初　校

言語第二下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搜首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書因曰隋珠左思吳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許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也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邇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乂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

若本原作箬字殆不可曉疑皆傚此

闕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為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

色揚王孫行為太原人不當土風之其如此

人。伊籍稱吳土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沖曠，亦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章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千里湖名。今志猶可考。

轉語佳甚。

此問者亦有徵緣耶。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爲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大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祖伷。封琅邪王。父恭王覲。嗣。帝襲爵爲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毫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爲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

通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將袪舊風清我邦族矣業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

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鄖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諦之欲况在當時到耶者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頴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吳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騏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撝儁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匹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慨然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司空基孫。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間己。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丞相。

高坐寺名迄今無毀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隱字費解。不知註中蔭映二字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顗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矜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爲名言。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家素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業雖故。不宜與小

吏敦曰何爲不可贈時因醉曰若上臘皆可用賜邪婢亦可賜下乎敦曰非翁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鳴視夫西陽如膜髮耳敦反乃左遷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孔坦晉書曰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晉春秋有文翰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鄭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猶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

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荷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子也。征伐每斬將搴旗。勒死。誅勒諸兒。篡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遊。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齠齔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臣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諡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

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爲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歎。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

能勝之者。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㱏。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稱。論者以爲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未詳。法暢所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爲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摇之。風不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傳以白羽扇獻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

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彦祖。彭城叢亭人。祖誨。司隸校尉。父松。成皋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柏梁雲構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稱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去職上疏理浩，武陵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復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也）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爲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事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時郗超爲中書在直（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壓彊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曰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也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慕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二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繫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孼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此稼疑耶

此在謝自為德音。於王是敗對談務。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蔽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有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濟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爲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綜百揆引羨爲援頻遷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爲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爲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遂為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擢任以官人。至於賜與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任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剌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高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

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會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何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爲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游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榦扶踈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纂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北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孔猶大偏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順陽人博學通經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參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濟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

多識。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寧異謀。阿寧。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大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桓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

武四百七

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阯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人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制士及三吳豪族。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處。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為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

武五百十六

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假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

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權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微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

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事者乎。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書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

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抗字幼節。吳郡人。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内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内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郎。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晉律。薨贈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進太傅。冲曰。皐陶嚴

明之百。非僕闇懦所採。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爲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秘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秘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

之國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冑。潁川長社人。魏太尉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徵。爲琅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愼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儋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愼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爲逆。約遣柳以衆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幷宥之。事奏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聲。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

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棊品曰：謇字道直，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

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敎。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同不同而此見識務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謂人能言謝安在以爲患之流其當世規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皐陶謨。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

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望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世說新語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
RO

NATIONAL CENTR
RO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卷之三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後學　淩瀛初　校

文學第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三年不得相
諸弟子莫能
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
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
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
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
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
言。兼精算術。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
考同異。季長后成媛。於行士。玄不得見。任左右。自起
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
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
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
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
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鬚眉美秀。姿容
甚偉。進待以賓禮。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獻帝在許
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
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
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
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
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玄聽之
久。多與己同
向言。多與吾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

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少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因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隷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

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諸葛厷年少不有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

敢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

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膏也肓也。心之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

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散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

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

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

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

謝公猶蔡況它人乎

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面有髻生地能行七步又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甚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褚裒孫盛並已見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此等致不必解注似癡人前說夢寧是謝標手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其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處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苞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設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向臣北向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

何逕作對罵

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

此論亦新奇可備一說雅詣會

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遥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

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此亦可入賢媛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原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佯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旁恕從作
此亦豈是求理曰缺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

按殷經中具明所答但以鏡答自明殊勝此論

絡語絡語

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夫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 謝安 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閒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

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爲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

長還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大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惔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結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終言八疵四患以誨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

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係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名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亦大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

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履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論。精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聲。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按易理精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笑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慧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度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七。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

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衞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右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僞鄉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

此是僧彌輩弟處

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僧伽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奥，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名。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汝上以玄理論文學，文章另出一條，從魏始，蓋一日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後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歡，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中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

思三賦不朽，士安非止序歲不偶時人薄思故肆譏靈耳。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傳乃爾。孝標於是爲無識矣。

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中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中。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侍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數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勤過人。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

張載問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朞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岳別傳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南陽相。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

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傅，家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廣害之，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技術，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

此從莊子得意

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擬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若也。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於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荆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設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郁。吏部郎。父偡。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張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

人從此之理盡猶一豪之須一毛一豪之領一毛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寫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于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啟字榮期。潁陽人。父堅。護軍。啟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謚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

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稚，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蘇，孝廉。父覽，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

此語難解，似謂我亦嘗作，相知者然，不能為卿名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

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物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曰伏膺義。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爲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用事於桓宣武。

按此語最深雖解言衰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數賞齒舌間得利而已何益於事自古文人同[illegible]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名。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德。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

武五百卌二

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嘗每遊賛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嘗將眠。語捷鄉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琥。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舍屬文。經傳無不究覽焉。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散是五石散行散行藥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王氏譜敘曰。睹。王爽小字也。琅邪人。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閒。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

十邦國喪牧斗以誅之爰族芳部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藴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為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建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方正第五 上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

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華歆以虛名居首揆陳羣以心恃舊新寵諸爲此大言寧不爲循武地下所笑暨注猶知所以臨川以入方正不亦幸乎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乃大說歎息良久於是遂重異之

郭伯濟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伯濟名淮太原府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淮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當并誅。

魏略曰。淩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人傳意。太傅給之。淩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

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此語簡而盡
前後相應叙
事工拙見矣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寄于荆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出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僅還糧盡。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攄大軍無爲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損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發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獄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濟當世務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卽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泰欲殺以賈
充術之正

用劍象欲還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

尚頗亦洙可錄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祚。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頓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太子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

杜元凱干世
名士楊濟所
不敢爲豪此
何足爲方正

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技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任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羊琇何物與
王愷爲戚里
争富者乃亦
以楊鎮南爲
方正耶叔則
名士濟稚𩔗
附誌

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傅。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親。狎世祖。曰後富貴。將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晉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該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紹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也。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决之，而恣用其心，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顯，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旟輔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艾終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冏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雲別見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不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壻故相延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兒遲就充，懷冢物怪惡。傳者其詩慨然，欽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茲，為晉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議者疑

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上議亦別有此說兒歷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豫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敳。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句龍，非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訛王充撰論世以阮宣子論無鬼故附會此說註引論衡有誤也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劉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封裒為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決咸采撫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王導掾。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但歷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虨別見。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狼抗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尚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經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于江南被殺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語桂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徐廣晉紀曰。顗。顗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也。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蚤卒。時爲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爲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人貞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顗曰。君年少。希更事。不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名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循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 ROC
圖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
RO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世說新語卷之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後學　淩瀛初　校

方正第五下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眞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敘事如畫

須溪曰正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懼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移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所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逸猶末年大衆滿人意在保存諸叛賊差吝於節義二字不大分曉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苑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武五百六三

人臣辭辭且懷鳳懺那得爲方正耶計得之矣

此語不當直出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其故，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王陶二公皆盟後歘幼主擅收擅奪無一可紀梅既是陶私人放免而拜雖有一言字便足獬芳証

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日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頤詣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厀，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長平仲冰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陰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歸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冰）相問訊甚至為

嘗以使君為尹義自明

道人乃指人法名衛拒人上下吻字是方正

之流蕩。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廼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溫嘗為徐州刺史，亦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鬬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二氏有名者必出多作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為第二人

注引別傳以贊述之方正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中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為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辭

黃臨川忠臣也

孫多穢行故果受此辱

溫劉真與方正

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文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疏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illegible]游有益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此無處著方正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盖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滎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屢不平之語

舊以面兵爲向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兒畏桓溫面兵也那可嫁汝與之

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令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柱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韓伯已見。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子敬語甚乱二人

謝公欲用人何必須其一諾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粲、劉惔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

實。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比下，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言，遂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諮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敳即湘

州江表之父也虔字茂達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江表傳曰。武習矣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羅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夏侯故雅量然得無傳之許過傳

此自是風度何關雅量

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畫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剌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准為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

（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晉陽秋曰：祖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塡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鮨字子良，永興長。父非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十七為治擬高復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

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參佐名哀時直為參軍不
容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僱人
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
吳人以中州人為傖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
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
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
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
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
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爲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給。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

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斆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此意復又與雅量

於當皋一日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爲哀帝所迎。遊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時賢竝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爲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晙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也

謝公與人圍棊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任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

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譸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哭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桮屬星云。長星勸爾

覺其情狀

一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晳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疏之足。以為束氏。晳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餅賦諸文。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此等語亦雋雅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此語似事後爲人不宜道至此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受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爲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鬭，勢

據此傳斷顧先識擇交故當動與福會而別傳乃云鍾會年少嫉以明智交傅交太初不偏勝於交叛臣乎

不俱生吾以公家爲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聲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皆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宇京師翁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狄虜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曖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羊公識更高於巨源

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徒更甚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經客而序之

徒歸涕洟紬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强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鑿齒二說便小違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茌平人師懽家傭。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嗤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

正號元死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矦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書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傅嘏極貴重之謂之甯武子任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邁今人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彦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其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

人號可耳。何得定知死塢壁間。傅會多如此。

云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爲清。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應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敦敗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儁。頗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依自生素。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慨。聲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懼。命彬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爲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鄧寄實友見識。兄敗兄弟以未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令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嘆嘉好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此長能識殷不觸取桓溫且所許劉並新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二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劉惔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爲荊州何充曰闔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究敘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不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温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勸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温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略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賓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殺羅尚據蜀特子雄僭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壽至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温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温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温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詣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彼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

正史作姓從艸卽蒲之說也此云當應符命從竹非是
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符郎

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詳稱讖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有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赤冠。拜有頭爲龍驤將軍。有頭堅小字也。健卽拜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衆。渡江相迎。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貞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貴弗之屑也唯與兄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成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恭為王緒所間終成疑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鑒裁見胤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鎭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爲）

（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　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穎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任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嘗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辟爲郡功曹。點姦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達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

請爲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後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爲度禁網。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船。請村落皆令熟。讌因夜去之。數日。虔乃劾吏欲追之。虔曰。郡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大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文王。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旌晉史作汪
剛蓋汪字訛
而爲江耶咨

近而爲處也然注所亦甚晉解

深遠。玄、會、緩、濟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理，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楨女，生五子。秉、尚、忱、式、悅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爲散騎侍郎。山濤舉爲吏部郎，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己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

遜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其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床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

不言如父而言勝己。居然有王子敬意。然濟實有勝叔處。

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雋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

貴甥。外祖母意以魏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蓮純。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入百戸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飢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爲坐畫籌。後値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〇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淵懿爽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譜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

坐之言及吳士。尚于翁先達見下問。遂大承顏載辭不舉。敘令條列名狀。還輒思之。令稱強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濟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誕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誕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辭。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屬詩。時人以為項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六。刺史周浚命為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漠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僉並知名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冀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邵妻武周女生粹宏漠非王氏甥

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蓀八王故事曰蓀少以才悟器當世之目登雅清穆任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

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illegible]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洪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耕讀一青炎村入眠[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
圖書
RO

NATIONAL CENTR
RO

世說新語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濤子簡。疏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漠等齊名。遷尚書。出爲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爲賊所害。

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

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敳爲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資。未閑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

今前稱以上人皆眉子

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八王故事曰。玄爲陳留太守。盛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以處仲得志於從家叔。慮不免。曰。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物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歎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庾敳。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悅，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之。位至司徒左長史。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忠。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潁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敳不為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調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鷄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逖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慨憤以中原爲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餘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爲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敳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敳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邃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顗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顗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顗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顗顗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和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嘆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

此亦注乃得
而然

澄第四子徽。澄別傳
曰。徽邁士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
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晉書曰。
戴淵字若
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
將軍。爲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卞望之
之峯距。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
常。弱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
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壼父子二人
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
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
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
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語林曰。孔坦爲侍
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
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
之峯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羲之
是敦從父兄子。云當不
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
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
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
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
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
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
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
弘農華陰人。曾祖

彪祖，脩。有名前世。文貫、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是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𡢃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仲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己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騖，述獨蕭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歎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十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往陽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廨署。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在。思逢悟賞。彝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亮遂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賊何足道當是緣丞相保寄蒸再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尊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昵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乂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稚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儼若點怡容無劉。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冰。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稚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

□□□家藏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王蒙子脩，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夾雜相識故不以成敗論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

觀此知林公未簡公斷

其美寒。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虨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虨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沉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所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遒上。歎林公器朗

神儁。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疏。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婣媾帝室，拔居達官，然性不偶，儉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胤，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長蘊因簡文於言乃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虨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

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緒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強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illegible]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謂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太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鎭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爲令達阮遥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遥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

禎士

比袁曜卿後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恪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逷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

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内恢廓。實從前起，名遺後躍。秦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年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修載，琅邪人，荊州刺史廙第二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修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

後。神鋒鳳彰。而曰非而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爲一代盛譽者。語曰。人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虨及弟淳從弟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作劾釋同好聲之志施淵。懷情超曠。尤好聲律。然亦之以禮在衰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春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舉。

茗柯不可解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苟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竹。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爲尚書左丞。有準繩。後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少知名。歷職爲治書御史。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出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

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為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

不言劉尹而

簡文皇帝。劉眞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繼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眞長子。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寧王忱並已見。）卿風流俊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俊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彌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諡據。天錫詩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隟。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當時。吾徒得勠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爲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爲構己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疏。恭正亮忱烈。忱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

至左中郎將爲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爲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淑陳蕃少有高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爲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爲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糾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沈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閶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概爲大司馬。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是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挿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後兩語正自非濟武庭

執僉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但欲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亦似得之但未及其冝骨耳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

若穎川人，為漢侍中、尚書令。或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諡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彧之子。緝禮立德，思心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合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名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綽，楷弟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高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為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世說意已定
樂優於裴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蓮，樂安長。父甝，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

汝南人。祖蔓，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閭丘沖荀綽兗州記曰：沖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沖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益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莅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為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為人通亮清識，為吏部郎、揚州刺史。與三王同起義，隆應懷稽留，為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沖前，名位已顯，而劉寶貴王夷甫，猶以沖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為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敳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喪、敦敗，敳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疆梁，

未可便謂

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微狠豈憚於周顗乎其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務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官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潭沈毅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為喪身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嶷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敘自謂右者任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嶷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至議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後顗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是綠珠弟子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從陰故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閒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爲鼎輔二說便相待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屢居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謂平叔[illegible]乖其致道唯虛澹偶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紞間已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

殷於伯勝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與壽且知其若此。况宣武之弘雋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殷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元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

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

言奉伯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

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猶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郎孔嚴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説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倫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篡逆辭疾不就倫逼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樂令李著重名忽有此論法極是扶植世教語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

之嗇承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爲之豫後州氏羌寇擾許司豫郤軍也結所嫌猶受深人萬以後洛陽萬矜豪傲物未上衆之者俱自奉心北中郎

郗果以疾還彭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向遂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喩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茍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棪。彭城內史。父濟。臨淮令。奭歷車騎參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茍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啟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敳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准。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爲文辭。爲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凡徹詣者。盡深處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爲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

道季此言亦殊有生氣

此註殊不似孝標定爲後人攙入

念，與相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殷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使相如送璧。秦受之。無意償。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缶。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而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純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宗本使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此賞亦非公論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

孝伯自眩其由來為公論

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
得名其章草疏瘦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
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
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
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
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
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
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
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

要意劉勝臣
足頓子敬欽神

不能逮直不逮言蒙實而倓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
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郄當復差
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
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郡人博學高論
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
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
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
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
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

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從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令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曰。（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稚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亦自齊其父耳。王中郎許可稱勝。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穆士）

暘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右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

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二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毋徙罰譖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治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納賢何為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鑒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百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雖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惟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惟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奢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頻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惠慈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台輔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

何晏傲而不
學差勝鄧颺
無救激汁

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泓言，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塡門，遂死于几下，故擢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二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

人世不同廉貪不繫貧富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安豐豈貧於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郞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郞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自何預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民塘頌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欲得情狀如盡二字不解

知此何遣從事爲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大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勑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即此量亦自可作司空

[illegible]浚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

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爲部從事桓溫臨川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此規大有益於交道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才藝與珣並有名譽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

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巳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涌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僞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親。不爲相王所昵。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欲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樹。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
RO

NATIONAL CENTR
RO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

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文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文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粲晉紀皆云。敦將至。帝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帝衆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眞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綽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

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厀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

年歲與[illegible]第 孝清

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

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

武別。指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第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有尚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 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池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已。及季

惜其無成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荊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眾五萬，兼率諸附，治戎大寒，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

敦雖敗猶令人有餘畏桓溫所以數為河兒

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頻顣曰：惡用此鶂鶂者為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翰，有史學，累有戰功，位至豫州刺史，贈後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 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纂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傷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闢蔡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三十有六。] 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 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壽陽。義旗既建，歸朝廷，位至太常卿，以罪誅。] 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然牀頭捉刀人，此

匈奴中乃有此人歟，適足自禍。

晏養宮中時尚未有明帝[illegible]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䴵。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太沖絕醜不聞醜人必爲羣嫗所唾好事者之誤也語林亦然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顇，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友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脩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群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佑，散騎常侍。訥始過

江左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衛帝觀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illegible]遺詔庾亮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復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徵蘇峻峻曰[illegible]不許[illegible]及三[illegible]遂[illegible]作[illegible]下[illegible]曰[illegible]若[illegible]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劭十行不能 元叙末是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湊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胙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字仁祖。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此東亭婿語安石恐未肯復娶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

庾亮爲是

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興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幷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絃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

阿龍丞相小字

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

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厲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評

世說惟傷逝獨妙，無一語不解損神。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

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喪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以咸和中改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文彪並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鳶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

不入。尋亦下邳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至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爲在者無足爲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爲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爲荒楚。丘隴化爲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爲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

亡。便撫心悲慟。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徵。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靖默無競。美言笑。善容止。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敦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怱怱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廼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去就易生嫌譏貴賤並沒故登亦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李氏家傳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位。廞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廞少有羸疾。不能行步。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顒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度。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業。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

冥李軌注曰冥冥猶玄寂泯然無適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爲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爲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爲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惟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爲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愛此語似深實茂，蓋用鄭於書中語，雖謙之無能為先容，欲知而陰剋庾公，不能自剋夜光也。

請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深，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就。王濛、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彩卜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況筐篚之遺。豈非優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幷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瑗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此許故不易當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謹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懽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王嬙字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帝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悅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明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匈奴妻後母按漢書匈奴傳詳其立者故非昭君所生子也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班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驕妬。婕妤恐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公獻手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行婦如此故
爲當劃其奇醜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臣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

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怱怱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皆不載其書

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高識至此幾可與司有官汪對村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爲幽州刺史

誅壻大逆目怨下臣字詎是孝標註

讀史至王章妻王經母未嘗不涕泣也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緯，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同，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際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

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縉夫人名琰，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群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配郎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以赦還，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強很，豈當詣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荃，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巢城人，任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虔字玄胄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髲（一作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馬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註顧榮下有刊落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也。庾氏譜曰：友字惠彦，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城桓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帏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帏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

武四百十八

此出女弟待兄言註誤矣妹當爲姊

謂玄天。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眞之難也。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眞。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魏宋。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稱之以爲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勖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前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而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滔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見一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illegible]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illegible]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
RO
國
圖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世說新語卷之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如此驗術極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叙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高九丈，樓高五丈。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誕字仲將，京兆人，有文學[illegible][illegible]書。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榜轆轤長絙引下，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勖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勖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勖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隷。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荆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illegible]名二字可[illegible]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荆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輕薄

何器小乃爾
哀虎所以恥
為任也

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裴，下邳太守。父衛，尚書郎。範之[illegible]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夫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病酒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事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幝衣諸君何為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雅復氏藏

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紈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季鷹此意甚達欲傲世間敢名客耳渠亦那能盡忘

並放有致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孝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為卒計誠無踰洗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羡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儁乂贊中典，庭命所加，必延俊乂，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頗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韶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〇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粗悟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

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埶乃呼袒，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及求鄞縣，遂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

泥見郗雍當乃河海

膽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言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毾㲪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落，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往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飮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箇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三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先注即是挽
故子始傳洛
乃源

謂之三挽。今云挽歌未詳。

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洽。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仿偟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思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讌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

自達〔靈寶玄小字也其先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爲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却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任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喭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

但曰痛飲酒何爲士之事也但曰熟讀離騷何爲之爲也

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廞居喪於吳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郡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廞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子四百六十二

俾以公榮語
稱清興妙者
猶之雅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曰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惟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允好酒與戎飲離餘日而公榮不與一桮三人各自得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貴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娶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

子猷檄行然風流多為後世口實語亦劉注

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恬時為吳郡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
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
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
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
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
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
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
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

傻意可掬

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超有盛名，郗愔故為敬憚。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彊顧氏譜曰：辟彊，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

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稍遙

（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大將軍，爲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
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
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
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段語乃稱佳逵為口實此三子漱齒濯也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溫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詵）（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襄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辯嫺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寵少而抑焉同時羣彥有太原溫長仁顒潁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

諸葛既已在竹，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
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
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
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
眸子擒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悚悶，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遇晃不戴金銀，不
佩銀艾，以當笄耜以代帽，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
閭，黃瘦肝黑，歲與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疑子於意態。若此者，子必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
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爲人寶也，則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
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
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
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鋒穎，幹王事。
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雖欲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
索，漁父之濯纓，遁神隱無，捐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
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
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
亦過乎？吾將憫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
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
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
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
自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
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詩爾以優遊，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
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
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虀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
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

齒豈婦人所
宜言寧不啓
疑恐賢婦不
宜有此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繫匏抱甕。雖以木為舟。手翮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奉局前變。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司空昶庶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易。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辟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名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
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
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
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徹
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
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謝鯤好渚濆故答曰
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
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
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狀小邑曰瓜葛疎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厀，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敘其搜神記，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亢欲譏其欠臨寫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深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驅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窨室，蓄火，時如蠶室，權時蠶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

飲酔不酔節妙紀

不去侯安改不貴不必 洪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慚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儀鋒偶到故不可忍然足貶終身大隙

征西參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菀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士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穎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毛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惔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同闇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三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包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謂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玁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觀此知王混宋爲風流所與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將莊府之號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汎汎若水中之鳧（出楚辭。）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啟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

曰劉爰之字遵祖沛國蕭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 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 王蘊、謝玄已見。

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

> 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

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箕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軍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

崧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崧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

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

氏譜曰。鴻祖義。安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
圖書
ROC

NATIONAL CENTR
RO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卷之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明 王世懋 批點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以屬燕唯莒即

墨未下後唱工前憩王用齊人反周顗樂嶽嶽奔趙趣料以爲絕諸君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深公即般源也

庾元規已見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

亂得註不得

下公以識度裁之晉陽秋曰息覽武岡戒有扇塵之事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十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爲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煩以故相害導乎冶令奕遷使移鎮東從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爲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孫權不遷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爲大郡多人士瑯琊王澄嘗經郡人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靑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此殊不近輕詆大都是謔今沈充恐不及漢此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詢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瑯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此節亦有複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寔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觽（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譏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胥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丞却輸真長一着然乃是謝公尋福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此右軍故謂之誑以爲主嘉萬誤矣獨不思題是輕誑耶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凡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帢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興公之生受此吉歿死猶顯以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帢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澹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龢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雋逸

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譏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雋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牝牡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名所惡成謗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東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希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竄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也

王輿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輿道琅邪人祖廙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飛鷹走狗，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室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鴉字無羽迩是鴨字無目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剚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憩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

秋曰鳳字世儀吳人嘉興對丁也好應奸利爲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横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御四流而峻擁兵近甸爲逋逃藪亮恐其作變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于時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卹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庾實長才遂爾未得去論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爲虛謬。今曰云劉氏女。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爲得。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爲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彼劉淵亂起兵。死。聰嗣位。

邪政不必有頭巾氣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女。文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因悟晉人清談空義亦是救饑之術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舉昭見，而能越人。世垂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又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遷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來大，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手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先姚襄上書歸降，後復有罪，浩陰圖誅之。會羯中有變，苻健死，浩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之，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保譙。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于壽陽，將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

達鉅鹿楊氏人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物情常懷憤歎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姻從二后且以人信有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亟而後來謝混之徒皆晉昔之所厝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意憤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兒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寧默吾道何至作此丁剪諸田宅恐不經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清。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衞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衞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烈，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充字弘範，江夏人，仕至中書郎。按：劉氏之譜，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陶公故可以……將軍豈斷發……況類諸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焦論處仲忍人觀此事語邪何不賊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一作㹠

王君夫以飴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歷官以外戚昔氏致寵又性至豪爲晉制鴆不得過江爲其羽檢酒中必殺人愷爲鴆車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隷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煑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輻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疏肋難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象。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帛、室宇、輿馬、僮僕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然，盡一世之選。築

石尚有火浣衫事尤奇世號不疑實謂史遂償實耶

榭別館，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舉綱。還裁鬢。意所作若適時不鬆。便梏索蟲蠧。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貴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爲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愷不平。濟爲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爲不長者。濟轉太僕。而王愷巳見委任。濟遂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顔原象。家語曰。顔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衛。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爲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宋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南渡後更不能見此等汰侈矣。北魏末諸王復相競爲之。魏壽亂。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爲貴。故羲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人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民忽歌黃曇子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大佛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鬭。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勑捷。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湛默然無以荅。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悦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悦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人元中。悦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悦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達。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也。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以珣宜傅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皆不攜貳。豈有仲堪猜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此亦非劉註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機爲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合不同。又黄門孟玖求爲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雲、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窓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白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爲并州牧，糺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内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檄徵後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一散歸身何人大抵作頭巾氣者亂劉註可厭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爲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愧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卽然之。遂害淵顗。初猗爲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猗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

非注幾不知馬頭作何語

其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樗蒱。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儋，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遭亂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先朝議久斷，有異同，拔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候，邵彌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亮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貞純，何以鎮其流遁？謂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殆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

齋莊並好雄語思欲有非常人語

文爲司馬師之弟也

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生長富貴不知稼穡艱難此懼大是良心而注驗之何居二語出說苑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繇不識稻，何所多愧。世言必虛。

此當時誣桓阿謝之言非謝後語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少經軍鎮及爲荆州聞苻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爲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憾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劉孫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玄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從齎寶物遺伯玉寵者梁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褘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擲劭貞正諸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皓疑

彭蜞食之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歸劭託疾收付廷尉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記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蟧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中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氏兄弟有六人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晉陽秋曰仲堪父嘗有失心病仲堪懷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煗𩸞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熙初爲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女也。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

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矣。顔所言有餘而識不足。出語林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先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即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愛念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宜

孝按傳聞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何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泝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
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皆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子四百卅

書。語林曰：當有寵，生怙恃。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敗，倫、秀譖岳與淮南王謀誅倫，未泄，收崇及親族，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晉諸公贊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門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因酒醉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御之材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舉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承敦旨迎之於車中殺之既而遂贈驃騎諡曰愍王雖愍王家

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南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子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驟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儻儻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荊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儁之

補

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入賓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譙襲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耆之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孫論前章慎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遷謝其悉修齡兄弟豈丑容不加法據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雅不相能述爲會稽羲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中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及除揚州就微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謂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害。欲戮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沖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修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
RO